

风物咏

诗歌港

# 盈盈野草花

惟耕

暑期一过，秋雨如约而至。无论城市乡村，还是山岭湿地，甚至是海边的盐碱滩涂，许多花花草草，偏爱在这个季节开出形形色色的花朵。

鹅绒藤

在贺兰山脉到黄河之间那片美丽的土地上，鹅绒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羊奶角角”，这个从宁夏女孩口中，无需翕动嘴唇就会轻轻跳出来的字，比鹅绒藤繁茂的藤蔓和叶子更让人记忆犹新。

起初发现它，是在宁夏黄河岸边的农田周围。正值仲夏时节，奔腾的黄河水被引流到充满希冀的玉米地里。在被黄河水浸润过的沟渠堤坝上，在爬满了瓜果蔬菜的篱笆上，那些不起眼的鹅绒藤也瞬间来了精神。毛茸茸的藤蔓迅速伸长，叶子生出鲜嫩的绿色，从花心中探出无数根丝绒的花朵，笑意盈盈地绽放。

后来，在贺兰山脉南段东麓、银川平原西北部的西夏王陵，我又见到了它。那本是一片既贫瘠又干燥的土地。然而，成堆成片的鹅绒藤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守护着9座帝王陵、270多座陪葬墓和大量的建筑遗址。那些细小的、琐碎的白花，仿佛在轻轻诉说着一个朝代的繁华与衰退；那些无限伸展的根和茎，似乎将过往、现在与未来紧紧地串联在一起，让渐渐远去的时光不再沉寂。

回到沿海小城烟台，在城乡交界的灌木丛中、在大山深处的山谷里、在海边荒芜的滩涂上，我再次看到它的身影。它盘绕在任何一棵可以信赖的草木之躯上，向着天空，葳蕤花开。

我不清楚鹅绒藤起源于哪里，但它从巍巍贺兰山脉，沿着黄河，跌跌撞撞地来到东部辽阔的海岸线上，有点儿像我从海拔两千余米的山地，重回海拔不足百米的家乡。看来，鹅绒藤的适应性、耐性亦如我。

回首藤上稀疏的、已经成型的果实，我突然忆起黄河岸边那个一说话就盈满笑意的女孩。我也学着她彼时的样子，摘下一只嫩嫩的“羊奶角角”，剥去果皮，一根细细的、冒着乳白色汁液的果肉即刻呈现在眼前。填进嘴里，一丝稍带点儿苦涩的甜，溢满口腔。

一根青藤上，一簇凌乱的茎叶间，竟开满了一串属于远方的美好记忆。

蒺藜

蒺藜是我年少时最讨厌的植物之一。一个生在山区、长在山区的孩子，从来不惧怕那些形状各异的小石子硌脚，却最怕长着一身硬刺的蒺藜种子。

成熟后的蒺藜种子，天生就与这片灰土的颜色别无二致，散落在泥土之上，实是让人防不胜防。《楚辞》有言“江离弃于穷巷兮，蒺藜蔓乎东厢”的句子，把蒺藜称为“恶木”以喻小

人。看来，不止我一个人讨厌它。

成年后，远离了乡村，即使仍然做着与农业密不可分的事情，但蒺藜却在我的脚下慢慢消失了，就如一段被生活忽略了的旧日时光。直到去年，在海南的一条田间小路上又看到它。

彼时，祖国的北方正值严冬，我正在炽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，它却在我的目光里开出一朵朵轻灵的小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原谅了它。也许是因为我们同时出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异地他乡，也许是因为它突然给我带来了诸多童年的影子。即使曾经有点儿怨恨，又有什么不能忘怀的呢？

前几天，路过一块荒地，无意间发现一大片旺盛的蒺藜，嫩绿色的茎叶，紧贴着地面向四下伸展出不同的形状，像极了一幅幅新颖别致的民间剪纸。因为是下午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当日绽放的花朵已经凋萎，但我能想象到花开时的盛况。

待返程再次路过这里时，意外看到几位趁着晚霞采摘蒺藜的村民。一打听，才知道这种人人厌恶的杂草，其带刺的果实竟是一种可以治病强身的中草药。

回到家，翻书，上网，查找资料。方知蒺藜有平肝解郁、活血祛风、明目、止痒、降血压、抗心肌缺血、延缓衰老等诸多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亦有记载：“古方补肾治风，皆用刺蒺藜，后世补肾多用沙苑蒺藜，或以熬膏和药，恐其功亦不甚相远也。”

田旋花

刚入伏的某一天，我去河套湿地公园，一道长长的、弯弯曲曲的堤坝围住了一湾碧水。水面上是一片看惯了不觉其美的睡莲，岸堤之上草木竞秀，一片欣荣。就在这丛生的青草之间，无意间发现一朵鲜艳的、向着阳光绽放的花朵。

因为距离比较远，我初步判断那应该是一朵打碗花。看到它缠绕的茎蔓和针形的叶片时，我才确定它是一株田旋花。在田旋花的周围，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鼓鼓的、时刻准备开放的花苞，乍一看，极像夜空中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星座。

人们躲在清凉的树荫里撩水听蝉，只有我与一朵不被人们注意的小花，傻傻地展露在滚烫的热浪之下。我在紧挨着这些花儿的石头上坐下来，仰起头。阳光格外刺眼，仿佛一团燃烧正旺的火焰要融化这世间万物。我不得不低下头，以迷离的目光寻找那朵小花，花朵仍然仰着笑脸，在微风中朝着天空致意，也朝着我。

昨日，应好友之邀去爬云峰山，在山北麓一小片山豆角间，我又发现了数朵田旋花的影子。它们宛如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从小山豆角茂密的叶子里探出头来，颇有“万绿丛中点点红”的意境。要是没有点儿

基础农业知识，还真会把它认作是山豆角开出的花。

田旋花又名小旋花、箭叶旋花、野牵牛，是旋花科旋花，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有的生长在地势低矮的河湖岸堤，有的生长在海拔上千米的山谷草地，更常见的是在肥沃的庄稼地及其周边的田埂与沟渠内，以根芽、茎芽和种子繁殖后代。

对农民来说，田旋花也是农田中极难清除的杂草。它把根系深扎在麦田里，把藤蔓缠绕在玉米秆上，把花朵盛开在葡萄架上，我对它是充满怨恨的。但在与人类无争的杂草丛中，我反而佩服它这种卑微却不乏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长春花

我最早认识长春花，是多年前在四季常绿的海南岛上。在一片茂密的椰林深处，有一落上下连接着河流与丘陵的梯田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如白色的闪电，自上而下，将梯田划作两半。土路两边，除了几棵常年结果的木瓜树，就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草花。长春花也在其列，而且是开得最多、最亮眼的那种。

长春花这个名字，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在海岛上那些数不清的风雨岁月里，我沾满泥土的裤脚，每天都会触碰到它的叶子或者花朵；忙碌的脚步也在它的花影中，留下一层又一层深深浅浅的脚印。别看我对它熟视无睹，它照常不分季节地，在每一个晴好的日子里，将花瓣盈满枝头。让我深感惭愧的是，直到今天，我也从未虚心地请教过当地人该怎么称呼它。

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，我从海南回来。回到老家，于老屋的天井里看到它熟悉的身影时，正在蒔花弄草的父亲告诉我说：“咱农村人叫它天天开，好养活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家看到它。没想到，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物种，竟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故乡山村的小花园里。

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它。时值五月下旬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山村的每一个角落。父亲拿着一把自制的水瓢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细心地浇灌着那些花草，就像呵护小时候的我们一样。母亲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，用一把木梳梳着她那一头看起来并不凌乱的白发，目光则落在那两盆天天开上面。

在母亲的目光里，两盆天天开全都开满了花。稠密的花朵已溢出盆沿，几近遮住油绿的叶子。娇嫩的花瓣上面，仍跳动着晶莹的水珠。两盆花，一盆红色一盆粉色，被父亲摆放在一起，如同两张温和的笑脸，一张是母亲的，一张是父亲的。比起在海岛时给我留下的模糊印象，它们更多了一份清新与温情。

长春花，天天开，多么动听的名字啊！

## 寻花记

颖婕

风把天竺葵的红  
吹成小灯笼时  
我正蹲在晨光里  
数茉莉花瓣上  
没干的星  
那是昨夜的月光  
落在花蕊上的样子

长春花总开得执着  
像我走过的路，不问季节  
康乃馨的褶皱里  
藏着柔软的风  
我轻轻碰  
怕惊散它裹着的暖

紫叶酢浆草  
举着小五星旗  
在草丛里喊我  
蓝花草的影子浸在溪水里  
我站着看  
直到暮色漫过脚踝

口袋里还装着  
上一次寻太阳花的瓣  
这次又捡了三角梅的艳  
我知道前面，还有没遇见的花  
所以脚步不停  
花在开  
我在来的路上

## 好个秋

郁蔚

九月的风开始缝制夹衣  
天空把云絮纺成薄纱时  
雁阵已用南下的银针  
在蓝网上绣出人字宣言

树叶飘落是大地翻动书页  
蝉鸣与虫吟  
静静沉入泥土  
而枝头悬挂的日月  
正将金黄的甜酿灌进果核

海浪捧出跳跃的银鲱  
田野端出缀满露珠的丰饶  
在每道沟壑和每片滩涂  
秋光正在盘点盛夏的遗产

人们把收获编成箩筐  
秋风将芬芳传遍街巷  
那风中飞扬的衣角  
裹着海浪与星光的温度

我举起双手  
接住这沉甸甸的季节  
展开大地的版图  
每道山川都在流淌金波

在这充满光明的节气里  
每颗心都是饱满的谷粒  
向着复兴的地平线  
滚动着  
闪耀着  
成熟着